

獨腳戲《#女與兒 GIRLS AND BOYS》 林奕華 X 林珍真 一個女人的千言萬語

本地演員林珍真，一直以女生獨腳戲活躍於舞台。向來自編自導自演的她這次突破創作框框，請來著名導演林奕華執導，合作演繹英國劇作家 Dennis Kelly 的作品《GIRLS AND BOYS》的中文版。這也是林奕華第一次執導翻譯劇，在與林珍真的不斷磨合中，呈現都市女性無可避免的人生暗流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圖：受訪者提供

說起林珍真和林奕華真正在創作上的緣分，要追溯到2020年的《一個邀請：人約吉場後》。這個誕生在疫情期間的作品，拍攝30位香港演員走進尚未重開的自由空間大盒，面對着空蕩蕩的觀眾席訴說自己的感受。

有着多年獨腳戲經驗的林珍真，沒想到會被空無一人的劇場「折磨」到精疲力盡。她笑言和林奕華合作是既緊張又有壓力，當時每次嘗試去和劇場互動，過後卻都覺得迷茫、不自信，心中七上八下，「他的樣子好像並不是很滿意……」排練中她一次次被推向自己的邊界，甚至憤怒焦躁無所適從。「直到他說出那個關鍵的句子，他問：如果你女兒在劇場中會怎麼玩？我好像一下被打開任督二脈，於是開始了觀眾席上的捉迷藏。」最後這一次拍攝一鏡到底，留下了一個真實的「林珍真」。她說自己在那片段中對所謂創作匱乏的恐懼是自然流露，拍攝喊Cut後，「我是哭到崩潰了」。

對林珍真來說，這次經歷最大的禮物，就是「讓自己通了一點。」獨腳戲做了六七年的她，從未試過如此展露自己的脆弱和焦慮，林奕華把她身上的「弱點」逼了出來，卻又打通了一些關於表演與創作的關竅，讓她渴望下一次的合作。

這次的《#女與兒 GIRLS AND BOYS》，原劇本《GIRLS AND BOYS》出自英國炙手可熱的劇作家、艾美獎得主 Dennis Kelly。故事女主角是一個妻子，一個育有一對兒女的母親，一個職業女性，她的故事映照在每一個都市女性身上，折射出獨特的色彩。

《#女與兒 GIRLS AND BOYS》
日期：9月2日、9日 晚上8時
9月3日至4日、10日至11日 下午3時/晚上8時
地點：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



◆《#女與兒 GIRLS AND BOYS》展現女性的人生暗湧。

未來屬於「一個人」

「一個人」好像是疫情下的某種情境或隱喻，在藝術家手中，又成了某種回應。

《一個人的——》、《寶玉，你好》以及這次的《#女與兒 GIRLS AND BOYS》，林奕華過往擅於在台上打造驚人群像，疫情下卻開始為「一個人」講故事。

2020年《一個邀請：人約吉場後》完結後，他就曾有想法為30位演員每人做一個獨腳戲。「我現在覺得，人是很難聊天的，很多事情你的感覺是越來越遠，但是當你一對一的時候，回去聊很多很基礎的東西時，會有趣的東西出來。包括我和港大的學生做《一人有一個課室》也是這樣。我當時就想，會不會接下來做一些是和人聊天的創作呢？所以才做了《分享 Sh (ar)e》。」他坦言，一對一，是疫情後的創作轉變，也是他眼中未來戲劇的趨勢。「人都已經活得越來越一個人了，在一個人的世界中。表面上好像呼朋喚友，但是說到底，很多東西都是為了一個人。」

這兩年林奕華的作品沒有從前那麼大型的場面和喧嘩的熱鬧，變得更沉靜，好像

向着某種源初的起點不斷靠近。在他的講述中，世界變化紛繁，失望與憤怒那麼多，但每當接觸到一個個具體的人，就覺得希望永遠還在。在無比同質化的時代中，他尤為珍惜和每一個人相遇的緣分，他們所帶來的不同特質，鮮活又豐富。

「漸漸我開始明白，無所謂有沒有『idea』。因為idea其實就是……」啪，他在空中打了個響指，「它是你經驗的進化，你是否能靈活變通，其實是看這個經驗對你來說有多深刻。所以我不得不擔心這齣戲有沒有才華的閃光，會不會沒有idea，因為隨着和你合作的人帶來的不同氣流，懂得去收集他們帶來的建議，知道他們的特點，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千變萬化手到拿來。」

第一次的翻譯劇

和林珍真的這次合作，是挖掘女性的不同側面，也是林奕華第一次嘗試做翻譯劇。「創作的過程是我要認識她，然後找出為什麼我要做這個翻譯劇。」對他來說，翻譯劇自然不是簡單地將譯成的中文



◆林珍真在《#女與兒 GIRLS AND BOYS》的排練中。



◆林奕華（左）與林珍真

劇本演一次，他想要呈現更多「看見」的角度。

「劇本的時間很跳躍，其中一個吸引我的是它有很多時間的流動，這人在什麼時間有什麼樣的體會，它講得不清楚的，保留了空間給我們去處理。」

他尤為重視最終呈現的時間感。一開頭，整齣戲由一個手提箱開始，女人瑣碎無休止地擺弄台上的物件，如「切蔥花般」將場景碾碎。「你會看到她口若懸河，完全沒有停過台詞，但人卻是『十馬分屍』的，我想要這樣的感覺。」林奕華說。第二場戲又不同，女人有一對子女，便開始對着有隱喻意義的兩部laptop不停忙碌，這種「一分為二」相信每一個媽媽都感同身受。第三場又是另一種時間感……「如果12場戲有12種不同的時間，就不只是一個劇本、一個故事那麼簡

再遇舞蹈、劇場

——《一個人的哪吒》《姊妹》與《CLAIRE 空海之迴》

敢觀舞台

4、5月演出場地重開後，各大藝團演出如春回大地般遍地開花，6月更是全盛時期，彷彿又回到昔日周末趕場的日子。最令人期待的自然是楊雲濤編舞的《一個人的哪吒》。2021年11月，香港舞蹈團的《九歌》在疫情夾縫中成功上演，叫好又叫座。《九歌》的舞蹈劇場實驗，配合屈原《九歌》的文本特質，傾向民俗信仰的鬼神面向，足以天馬行空，包攬當代舞蹈實驗上所有震慄、顫抖、虛脫、遊魂等非典型舞蹈元素。相對來說，2022年6月的《一個人的哪吒》，似乎要顧及舞蹈教育及大眾化的處理，並糅合過去一段時間香港舞蹈團對「舞蹈」與「武術」的研究啟發（按：香港舞蹈團於2018年開展其首個跨界藝術研究項目——「中國舞蹈與中國武術之交互研究與成果呈現」），誕生了新紀元的《一個人的哪吒》。

《一個人的哪吒》開始已亮出楊氏對「哪吒」傳統故事的全新理解，舞台上恍如金剛圈的巨大指環，就是傳說中與哪吒伴隨而生之物（如同寶玉的通靈寶玉），生有此環究竟是幸還是不幸，注定受到束縛的哪吒又如何尋覓真正的自由？《一個人的哪吒》把指環放大到舞台上，懸置的指環與舞台呈「天圓地方」之意。指環既是舞美上的重要裝置，也是哪吒宿命。首段蛹般的白色大繭如大石置於舞台中央，新生的哪吒匍匐半天破



◆《一個人的哪吒》
攝影：Henry Wong@S2 Production 香港舞蹈團提供



◆《姊妹》
香港話劇團提供



◆《CLAIRE 空海之迴》
攝影：Eric Hong，鄭瑋璋 進劇場提供

蛹而出，掙扎、費力、擺脫羈絆的舞蹈語言十分動人。大鬧海龍王宮一段尤其精彩紛呈。海藍色的海兵武將從舞台深處一字排開衝到台前吆喝，盡顯武行本色。翻江倒海的海底大戰，亦由海兵晃動（儼如戲曲）戲服上旗幟，組構而成戰爭畫面和意象。東窗事發後，舞台巨環上出現李靖呵斥哪吒的模擬對白，卻頗為露骨和老套，與末段哪吒出走尋找自由的乾淨利落，似乎格格不入。

同期演出的香港話劇團《姊妹》，出自法國當紅劇場導演Pascal Rambert之手。Pascal Rambert的作品不但多次成為法國阿維儂藝術節的開幕大戲，其於2019年阿維儂發表的《Architecture》，更邀得法國大明星Emmanuelle Béart粉墨登場，未開演先哄動。Pascal Rambert作品素以長贅台詞和喋喋不休的語言嘶殺著稱，尤其擅長聚焦於家族家庭的淺深恩怨，劇力往往倚賴綿密的語言推進，稍一走神便錯過得以抽絲剝繭、理解劇情的線索。因此，整體對導演、演員與觀

眾都有極高的要求，屬於一種非常獨特的「高語言密度」歐陸劇場。

香港話劇團搬演的《姊妹》，不脫Pascal Rambert本色，開始姐妹間討債尋仇般的潑婦謾罵，充滿積怒。互相針鋒相對的極快語速、鬧得面紅耳熱的場面，相信與傳統話劇觀眾的觀演習慣大相逕庭。《姊妹》講述即將為NGO主持活動的姐姐，遇上為母親身故之事而來大興問罪的妹妹，一切言行刻薄粗鄙，身體語言更感染了觀眾，彷彿即將要步入令人厭惡的家事法庭。及至姐妹談及分別為考古學家和作家的父母，對女兒期望甚殷，姐姐在中產家庭的低氣壓下，長大後毅然從事NGO救濟難民工作，從此與家庭漸行漸遠。這部分看似閒筆，其實是歐陸劇場最擅長從小故事/經典新編中，直接指向現實世界中種族、階級、性別等議題的慣技（如從《李察三世》探討全球右傾的走向）。記者妹妹對老姐的心結來自不如老姐的焦慮，末段驟然和好雖略見突兀，但畢竟一個多小時語言暴雨傾瀉而下，終

究讓香港觀眾體驗了歐陸劇場的另一方面，與世界接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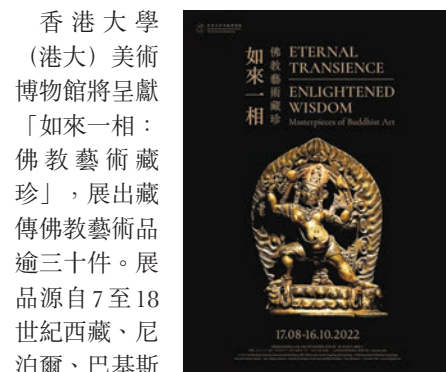
最後，不得不提進劇場的《CLAIRE 空海之迴》。《CLAIRE 空海之迴》的創作源自瑞士劇作家迪倫馬特(Friedrich Dürrenmatt)的經典作品《老婦還鄉》。雖是老掉了牙的故事，進劇場依然翻出新意，詩意般的錄像投影、現場的器樂伴奏，還有描述女主人公歷盡艱險渡海回鄉，進劇場讓一個注滿粉紅色液體的橢圓形水池橫在舞台上，上有小橋，女主人公趕着月色渡河，就這樣輕輕鬆鬆奏出劇場小品。

想當然的是，這幾年對以舞蹈、劇場為代表的表演事業來說固然是考驗重重，令藝術家不時有「排演了不知何時能演，快要演了又可能會被叫停」的憂慮。然而表演藝術的發展和進化，儼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，在過去一段日子，不論是外在的網上串流還是內在的沉潛鍛煉，最終都是等待復常的一天，回到劇場再見。

◆文：梁偉詩

周末好去處

如來一相： 佛教藝術藏珍



香港大學（港大）美術博物館將呈獻「如來一相：佛教藝術藏珍」，展出藏傳佛教藝術品逾三十件。展品源自7至18世紀西藏、尼泊爾、巴基斯坦，甚至遠及蒙古，主要為銅像及唐卡。

宗教藝術本具象徵意義，以圖像學理解，如造像的手印、所持的法器，在藏傳佛教的語境，正展示諸佛菩薩的悲智雙運，以大威神力，度有情眾生。而從藝術史分析，藏傳佛教興於喜馬拉雅山脈一帶，山脈綿亘萬里，接壤印度次大陸和中亞諸邦，交流頻繁，其藝術風格先後承襲了各時期、地區的美學、工藝傳統。

是次展覽題為「如來一相」。「如來」為佛陀十大名號之一，他滅度後，佛法從印度傳至喜馬拉雅山脈，藏傳佛教派漸成，及後傳至漢土、東洋。當中歷經王朝更迭，寺廟興衰，僧眾流徙，用以傳法的圖像、器物也隨時地流變。如是觀之，藏傳佛教藝術形相無定，如《金剛經》云：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了知性空，乃悟佛法。而佛法是諸物所依所示，不異於種種變化，流傳不絕，正是《金剛經》所解：「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。」

日期：即日起至10月16日
地點：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徐展堂樓1樓